

法兰西第一至第五 共和国论文集

楼均信主编



东方出版社

法兰西第一至第五 共和国论文集

楼 均 信 主 编

東 方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杨慧玫

装帧设计：王师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楼均信主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2

ISBN 7-5060-0420-8

I.法…

II.楼…

III.①政治制度-法国-研究-文集②近代史-法国-研究

-文集③现代史-法国-研究-文集 现代史-法国-研究-文集

IV.①D756.521-53②K565.4-53

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

FALANXI DIYI ZHI DIWU GONGHEGUO

LUNWENJI

楼均信 主编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5

字数 250千字 印数：1—1000册

定价：12.00元

代 序^{*}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 张芝联

我们在这里（杭州）聚会，纪念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二百周年。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一九八九年三月上海会议的继续和深入。我多次说过，纪念伟大事件的最好方式，对于一个学会来说，莫过于开拓研究领域，加深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这次的主题是“共和国：第一到第五”。

法国是一个共和国，但是它并不一直是共和国。在它1500年的历史中，它经历过长期的绝对王权政体，立宪王权政体，五个共和国，两个帝国，一个卖国政府。而在这五个共和国中，最长命的只维持了70年，最短命的仅四年，总共不过134年。因此，历史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过去的几个共和国都不能维持长久？或者说，为什么第一至第四共和国都先后瓦解？为什么共和国和帝国（或变相的独裁）交替出现？这里面有无规律可寻？

对这五个共和国的形式和内容作一比较，我们发现：一方面，人民享受的民主权利和福利，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扩大；另一方面，共和国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层出不穷：有人民和政府间的矛盾，有议会和总统的矛盾，有各党派之间的矛盾，有政府内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和冲突有时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历史甚至呈倒退现象。因此，历史向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分析说明这些矛盾和冲突？在它们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对“共和国”概念

•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法国史研究会1992年杭州年会上作的开幕词。

的不同认识？这些不同认识又受哪些政治、经济、社会、道德、心态、思想因素的支配？这些矛盾和冲突最后以何种方式解决的？

从历史回到现实，我们也不妨对第五共和国的经验和命运作些分析和推测。戴高乐创建、密特朗继承的第五共和国已经存在了34年，似乎达到了相对稳定。那么它是怎么达到这种稳定的？它的创造性和活力何在？目前还能继续保存吗？还存在哪些新的矛盾和冲突？它的隐患何在？前途如何？

希望这次讨论有助于开阔思路，有助于改革传统的法国史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推陈出新，以适应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任务。

目 录

代序·····	张芝联(1)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诞生的历史的原因	
——纪念法兰西共和国成立200周年·····	王养冲(1)
阿列克西·托克维尔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张芝联(12)
罗伯斯比尔与法兰西共和国设想的蓝图·····	陈崇武(24)
孔多塞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王令愉(45)
法国大革命中的四个人权宣言·····	马胜利(58)
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与女权·····	刘 梦(73)
关于1793年宪法的思考·····	许明龙(86)
论雅各宾民族主义·····	李宏图 许平(97)
卢梭思想与雅各宾主义、波拿巴主义·····	申晨星(109)
简论知识分子与法国大革命·····	李建彬(121)
《拿破仑法典》与1789年原则·····	宋培基(130)
第二共和国政治脆性浅析·····	郭华榕(140)
第三共和国前期法国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	汪建丰(156)
论第三共和国前期的人口问题·····	应雪林(169)
试论第三共和国的民主制·····	沈 坚(185)
布朗热运动试析·····	计翔翔(197)
第三共和国的教育与现代化·····	董小燕(213)
拉法格与马克思主义·····	楼均信(223)
试论本世纪20年代法国工业的起飞·····	戴成钧(237)
勃鲁姆人民阵线政府社会经济政策初探	
——兼析“勃鲁姆试验”的历史功绩和失败原因·····	吕一民(249)
论第三共和国的灭亡·····	张忠其(266)

第五共和国的建立

- 兼论外部因素在各共和国建立中的作用·····金重远(279)
- 浅谈密特朗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曹 静(290)
- 略论法国近代共和制度几经反复的原因·····马学葵(301)
- 法国共和政体的建立及其演变·····洪 波(314)
- 编后记·····楼均信(328)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诞生的历史的原因

——纪念法兰西共和国成立200周年

华东师范大学 王养冲

今年是法兰西共和国成立200周年。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今日开幕。这是一次纪念法兰西共和国成立200周年的年会，也是研究、讨论共和国历史的年会。200年来，法国已经经历了第一、二、三、四共和国，进入了第五共和国。不管出现这种经历有多少重大、复杂的原因，这些共和国都是第一共和国的继承和发展。这里，就第一共和国诞生的历史原因，作一些简略的探讨。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是在史称“第二次革命”的1792年8月10日起义后，由新的选举产生的国民公会于9月20日开幕后二天正式诞生的。8月10日起义使进行了三年的大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历时1000余年的君主制颠覆了，自由派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精心构建的立宪君主制也崩塌了。它更大地改变了法国历史的面貌，也首先影响欧洲历史的进程。

“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革命而言的。第一次革命发端于巴黎。往最近处说，它是在当年6月17日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改称三级会议为国民议会后同维护旧制度的国王、特权等级代表反复较量下巴黎人民作出的反应，并同外省起义和农民暴动一起构成了一场全国性的革命。第二次革命是由外郡结盟军、首先是马赛和布列塔尼的结盟军与巴黎革命人民共同发动的，又是在他们共同组织的秘密的起义督导部指挥下进行的。外郡、尤其是外郡市镇的居民，同巴黎人民一

样，对国王表示不满或愤怒。据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奥拉尔查证：在8月10日前、后（到各地得到立法议会决议暂停国王职务的消息为止），外郡市镇提出的抨击、敌视路易十六、包括要求撤销其王位的请愿书，像雪片一般发往立法议会。这些市镇所属的郡有：安郡、奥布郡、阿里埃日郡、罗纳河口郡、卡尔瓦多斯郡、科多尔郡、多尔多涅郡、厄尔郡、菲尼斯太尔郡、加尔郡、上加龙郡、惹尔郡、吉伦特（纪龙德）郡、埃罗郡、汝拉郡、曼恩—罗亚尔郡、麦斯河郡、奥恩郡、上索恩郡。不过，这些郡，这些市镇主要位于法国东部和南部，至于法国北部、西部和中部，还将在较长时期内站在国王个人和王室的“事业”一边。另一方面，从布列塔尼经卡尔瓦多斯到加来海峡以及中部罗亚尔—歇尔等郡的结盟军都到了首都，并且几乎全都投入了8月10日起义。自然，反对的、冷眼旁观的也不少，正如乔治·勒费弗尔说的：“从1789年以来，许多人追随了反抗派教士；在那些忠于大革命的人中，有些人谴责8月10日，另一些人认为起义的后果战栗，而不闻不问。参加起义或无保留地赞同起义的人只是少数。”这表明了革命的曲折和艰巨，预示着革命还将继续深入下去。总之，第二次革命终于爆发了，胜利了，其原因何在呢？

一、国王和旧制度拥护者顽抗革命

第一次革命后，按照1791年宪法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强调国民主权，实行三权分立，以立法权为最高权，议会成为权力的中枢。但行使行政权的国王有权任免各部大臣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尤其对议会通过的法案享有搁置否决权。法国作为长期以来实行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国家，国王仍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一般人中、尤其在广大地区的农村居民中，对国王的迷信与王权主义思想远未根本破除；就保王分子而言，国王是顶礼膜拜的对象；对外国宫廷来说，国王是他们乐意打交道的国家元首。

这种迷恋王权的心态，为路易十六利用手中的权力破坏革命提供了方便。

路易十六从一开始就敌视革命，1791年6月20日出逃未遂后，他表面上宣誓效忠宪法，却无时无刻不在打着复辟的主意。他念念不忘利用宪法授予的权力，处处与革命对抗，事事同议会唱反调。1791年底和1792年6月，他用搁置否决权，在对待流亡者和反抗派教士以及召集结盟军保卫国家等问题上，公开挑起了与议会的两次冲突，不过是最显著的事例而已。1792年4月20日，他到议会建议对奥地利宣战，无非为了指望外国封建力量来绞杀革命。1791年6月曾随路易十六出逃的王后，在两个月后的8月26日，竟然声称：“我们除了依靠外国的力量以外，别无办法；必须付出一切代价让这种力量来救援我们”。12月3日，路易十六致函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请求帮助，说：我已写信给皇帝、俄国女皇、西班牙和瑞典国王说明召开一个以武力为后盾的欧洲列强会议是遏止法国乱党的最好的方法，这才可以恢复我们所希望的秩序，避免为害于法国的罪恶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他还答应补偿普鲁士因干预法国事务而可能遭受的损失。据认为，甚至1792年7月26日的布伦斯维克公爵的宣言，也是在国王、王后要求下发表，用以恫吓法国广大爱国者的。至于以普罗旺斯伯爵、阿尔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等为首的流亡者与国内反动贵族和反抗派教士相互呼应，在欧洲一些封建王朝的支持下组建军队，在边境、也在许多地区和国内反革命敌人一道制造反革命暴乱，仅在1792年最初三个月中，就有洛泽尔的反革命暴动，西部鲁埃里的保王党分子的阴谋活动。至于马赛、图卢兹等地区，大大小小的骚乱，几乎从未中断过。同样构成了对革命的严重威胁。

二、前线军事失利：“祖国在危殆中”

法国对奥地利宣战时，奥军尚未集结完毕，普鲁士军还没有总动员，而法军已能主动出击；法军有10万人，奥军不到4万人，而且分布在漫长的战线上。可是4月底法军分道向敌军进攻，或一触即溃，或不战而退，或按兵不动，初战便告失败。法国舆论普遍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贵族军官的叛卖，由于王后支持的“奥地利委员会”早已把法国的军事计划通报给奥地利。同时，失败也确实使法军的弱点暴露无遗。那些革命前从旧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高级军官对自己所统率的纪律松弛的部队缺乏信心，毫无战斗意志。许多军官甚至擅自离弃部队，继续不断地流亡国外。5月6日、12日还分别有一团和两团骑兵投向敌人。5月18日，法军将领云集瓦朗西安，不顾陆军大臣的命令，决定停止敌对行动，建议国王立即媾和。6月，吕克内元帅虽然决心攻下库尔特雷，但占领后又立即退出。7月初，布伦斯维克统率的普鲁士军队开到前线，早已由奥、普、俄、西班牙、德意志各邦资助法国保王分子组成的三支反革命武装中的孔代亲王统率的一支也加入普奥联军作战。法军全线溃败，敌军进入国境，威胁着革命和国家的安全。7月2日，议会准许各郡结盟军来巴黎，既是为了参加结盟节，更是为了保卫首都或出发前线作战。7月11日，议会又不得不向法国人民宣告：“祖国在危殆中！”“大批军队正向我们的边境迫近，所有仇视自由的人都武装起来反对我们的宪法”。议会紧急要求各郡国民自卫军立即行动起来；凡拥有武器的公民应立即自行向当地政府申报；还规定各地征召战士的数额，发给薪饷、弹药；应召的战士可以无须穿着军服，调赴前线作战。斐扬派大臣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束手无策，原来主战的吉伦特派同样张惶失措，无法领导、驾驭这场战争；然而战争促进了民族感情的高涨，革命的人民将以新的革命行动来拯救法国。

这正如米什莱说的：“法国是被法国拯救了的，是由不知姓名的群众拯救了的”。

三、经济、社会状况严重恶化

经济状况恶化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1791年6月，指券发行总数为16.3亿利弗尔，到1792年10月已达40亿利弗尔。指券的价值不断下跌。在伦敦汇兑市场上，1792年3月，指券仅为面值的50%。货币贬值导致物价上涨了1/3——1/2。从1790年底，西印度群岛中法属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的总督勾结当地种植园主建立敌对法国本土的反革命政权，1791年8月开始的圣多明各的奴隶骚乱又使当地一片凋零。法国的食糖及其他殖民地产品严重缺乏，甚至中断了来源；食糖、咖啡尤其成了稀有之物。饶勒斯在有关立法议会的论述中写到1792年糖的危机时认为：物价腾贵同法国各个殖民地的内战有关。“法国与各岛之间的贸易额曾经如此巨大，唯一的恐惧是看到这种巨大的贸易消失，即使中断或仅仅减少，也会引起精神和利益方面的严重震荡。”国内的有产者农民和富裕农民，因不信任指券，把粮食囤积起来，拒不出售。战争也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形势：征购军粮使粮源更加紧张；征集马匹和车辆增加了粮食脱粒和运输流通的困难。日常生活必需品，都告匮乏。商人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因而广大消费者认为某些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短缺是人为的。在巴黎的一些社团、俱乐部中还传言1791年11月被选为巴黎市长的吉伦特派要人之一的佩蒂翁就是囤积居奇者，以致佩蒂翁不得不在1792年1月24日的《指南报》上辟谣，但同时也指出了：“人们对目前的政治秩序只感到紊乱和无政府状态”，“人民为糖和其他多种消费品过份昂贵而啧有烦言”。就在佩蒂翁辟谣的前一天——1月23日，郊区圣德尼的一家食品杂货商被群众迫令：出售的糖每半公斤不得超24——26苏。第二天，郊区圣德尼、圣马丹和圣安托万的群众继续

骚动：人们不再问糖价，而是要求把卖价为11苏的面包、肉和酒降为8苏。还同进行干预的国民自卫军发生冲突。同样的情况，包括劫掠商店、阻止粮船起航等，在外郡更加频繁。甚至还发生了埃当普市市长西莫诺被杀的事件。对收入微薄，或因贸易萎缩，工场、作坊停止生产而失业者来说，其困苦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制宪议会和由斐扬派、吉伦特派控制的立法议会，都借口遵守宪法，保护所有制，坚持经济自由、贸易自由。制宪议会在闭幕前的7月22日，还颁布法令，重申买卖的绝对自由，并威胁不按法令行事的市政官员必须撤职、惩处。在闭幕前四天（9月26日），又颁布有关维护经济自由的最后一个法令，对遭受抢劫而受到损害的谷物所有者，都必须予以赔偿。在立法议会时期，继续贯彻执行这些法令，增长了广大群众的憎恨和愤怒！

四、共和主义思想运动的兴起和高涨

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对共和国和共和主义思想并不陌生。孟德斯鸠曾这样解释过共和政体：这种政体，人民拥有最高权力。它有一个基本准则，就是有些难于由人民自己去办好的事情，就由人民任命他们的部长——官员去办。共和政体是敌对寡头政治、实行民主政治的一种政体。卢梭说：我相信希腊和罗马。他从孩子时起熟悉从米西乌斯·斯卡沃拉到布鲁图这些伟大的共和主义英雄人物。他的《社会契约论》更是当时一本家喻户晓的书。法国1789年革命爆发的一年，又正是北美按照宪法产生的第一届国会于4月间选举华盛顿为北美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一年。

但是，1789年甚至1790年的法国，很少人想建立共和政体，而向往建立一种进行某些调整后的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有人认为，他们对“国王”的留恋，是完整无缺的。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成为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等的朋友的拉法耶特更是

坚定的君主立宪派。在这一点上，各个阶层、各个政治派别的目标较为一致，因而也较能同心协力。布里索、孔多塞、罗伯斯比尔等后来的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的领袖们，尽管对君主立宪派的某些政策措施和各种弊病不乏猛烈的抨击，但他们还是支持君主立宪派建立君主政体。孔多塞曾说：“法国将仍然是一个君主国，因为这种政府形式或许是唯一适合于它的资源、人口、幅员和欧洲政治体制的”。

在大革命开始前后，曾主张把法国建立为共和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布里索，一个是卡米尔·德穆兰。卡米尔·德穆兰在他的《自由的法国》一书中，说明自由的法国就是没有国王的法国。他强烈地讽刺君主制，指出：君主制所吹嘘的秩序和稳定的原则，在实践中都是一种永恒的紊乱。世袭王权本身明显地有着许多内在的弊病。一句话可以回答一切：和平，维持和平，可这并不能阻止由于少数人、由于王位继承问题上的争吵，使法国处于几乎是永恒的战争中：同英国人战争，同意大利战争，为西班牙王位继承而战争，等等。布里索在1789年7月28日的《法兰西爱国者报》上明确宣称：“我憎恨王权”，并提出他的共和主义理想。可他又认为建立共和国还不是时候。罗伯斯比尔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总把治疗法国弊病的希望寄托在国王身上，认为只有君主制才能拯救民族。1791年6月瓦伦事件后，出现了热烈的“共和”和“君主”之争。他在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发表的《致法兰西人》中问道：“难道在共和政体或君主政体这些字眼中，存在着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吗？”他总结自己参加制宪议会两年来的工作说：“我并不感到国王这个职衔在几乎所有最自由的爱国者那儿所引起的恐惧。只要民族仍有它的地位，只要让我们革命的性质所培养起来的爱国主义能自由地发展，我就不怕王权，甚至也不怕王权在一个家族中世代相传。”

巴黎的下层群众在革命初期也基本上与执政的君主立宪派保持一致。乔治·吕德认为，他们受到在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夺

取政权的各政治党派的口号和思想的感染，头脑中逐渐产生自由、人权等新思想，在行动上也基本支持君主立宪派的政治主张；他们在支持第三等级代表时，高呼的口号是：“国王万岁！内克尔万岁！第三等级万岁！”在1790年，还有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响应议会的号召，到马尔斯校场集会，庆祝革命爆发一周年。

然而，在1791年6月20日瓦伦事件以后，再加上7月17日的马尔斯校场屠杀和1792年7月26日布伦斯维克公爵的宣言，路易十六背叛国民、背叛国家的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君主立宪派对广大群众的残酷和处事的无能也暴露无遗。国外反动势力已组成“围剿”法国革命的“十字军”。君主立宪派还死死抱住路易十六不放，要他继续充当他们所谓的“立宪君主”。所有这些，都直接和加速促进了法国共和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共和运动的高涨。人们对国王的心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国王已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停止国王职务、直至废除王政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最早主张共和主义的布里索，在瓦伦事件后立即在《法兰西爱国者报》上写道：“是路易十六自己打碎了王位。……假如让他引导大革命，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灾难，他已成为暗中毒害我们的根源。”对孔多塞来说，瓦伦事件应是废除王政的决定性事件。“国王出逃，在我看来，已经截断了本来还可能把国民同路易十六连结起来的一切关系”。他和正在巴黎、被承认为法国公民、选入立法议会的潘恩一起宣传这种主张。潘恩的获悉路易十六出逃后，立即拿起笔来写道：“没有国王比有国王好，这不仅是一个政治赘疣，而且还是国民的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他下台了，他放弃了他的职位。对于一个不忠诚于他的职责、违背他的誓言，秘密安排了一次潜逃的人，……国民是决不会再信任他的”。孔多塞和他的夫人索菲·德·格鲁希也立即把潘恩的文字译成法语，广为传播。

孔多塞于1790年10月就创办“真理之友社”，提出他的共和主义主张。1791年7月9日，他在“真理之友联合大会”上，有程

序地考查维护自由是不是必须有一位国王的问题，逐一批驳了那种认为“必须有一位国王”的种种偏见，批驳了保王主义者拥护王权的种种论点，宣称自己是共和主义思想的辩护者。《铁嘴报》刊登了他的这篇讲话，曾引起广泛的影响。布里索、潘恩、迪夏特莱和孔多塞又组织“共和主义者社”，刊行《共和主义者报》。创刊号上的《论共和政体》一文，公开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可能性。孔多塞后来写他当时的思想说：“当路易撕掉假面具，表明两年来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种长期的和可耻的阴谋的时候，我想，建立一个共和国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而这，甚至也是从那以后保持由大革命所赢得的不彻底的自由的唯一方法。”这恰恰和布里索当时在他的报纸上发表的讲话一样：“如果制宪议会不抓住提供给它的这个时机，那么它将在王座上保持一个人们不再尊敬的有罪的国王，或者放上一名不能统治的孩子和一些摄政王，这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1791年11月5日，格朗热纳夫建议取消“陛下”（Sire）这个尊称；加代在韦尼奥、迪科的支持下，要求将国民议会主席的座位与国王的御座并列，表明国王的地位同轮流选任的议会主席一样，并不特殊。这个由孔多塞、布里索等首先推动的共和主义运动，在外郡的多尔、克莱蒙费朗、奥弗涅、梅斯、布尔蒙、阿尔托内、蒙彼利埃等地，也得到响应，迅速展开。

当然，宣传和响应共和主义思想运动的，首先是巴黎。这种宣传和响应体现在集会中、报刊上，而且在大街、小巷的大小建筑物上粘贴的招贴上。制宪会议员马卢埃在议会开会时叫嚷道：“在议会的一些门上，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在你们的过道里，宪法和公共秩序正受到最粗暴的侵犯。一张招贴，不仅是煽动性的，而且满足种种罪恶的文字：劝告人民废除王政。我要求国民议会命令公诉人、所有的高级权力机关追究这种招贴的制作者”。显然，议会中的君主立宪主义者是不能容忍共和主义思想运动的。

孔多塞希望共和主义思想能够吸引“有影响的大革命拥护者”。谁是“有影响的大革命拥护者”呢？首先自然是罗伯斯比尔、丹东。但是罗伯斯比尔在他办的《宪法的保卫者》上写道：

“我宁愿看到一个人民代表的议会和有一位国王的受尊敬的自由的公民，却不愿看到在一个贵族元老院和一名独裁者鞭答下的受奴役的屈辱的公民”。他继续写道：“孔多塞发表了一篇《共和政体》的专论，说实在的，他提出的原则还不如我们现在这部宪法的原则得人心；布里索发行一种名叫《共和主义者》的报纸，只有这个报名还为大众所喜爱”。不过，面对路易十六勾结欧洲君主和流亡贵族叛卖国家，罗伯斯比尔还曾表明：“如果说有一种能摧毁独裁和独裁制的共和制观念，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因而一切宫廷的奴仆都会把我谴责为共和主义者”。丹东在1791年7月17日于马尔斯校场发表讲话，强调自由和王权不能并存；主张停止路易十六行使职权，予以废黜，并领导组织了当天盛大的遭到屠杀的请愿示威运动。此外，马拉在瓦伦事件和马尔斯校场屠杀事件后，力主废除王政，实现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他在《人民之友报》上不断抨击议会对国王的宽容态度。

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君主立宪制和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也首先源于对瓦伦事件的不满和愤怒，尤其反映在为此而响应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号召、涌跃参加于马尔斯校场举行的向议会请愿废黜国王的集会上。君主立宪派在校场的屠杀，则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群众同君主立宪制的对立。而制宪议会也由此开始和加强了对民主运动和共和主义运动的镇压。从1791年7月末到8月27日，是法国大革命史上被称为“三色恐怖”的反民主运动时期，其中也包括提高积极公民的选举和被选举资格的宪法修正案在内。奥拉尔说：马尔斯校场事件后，“制宪议会给民主政治和共和政体关上了一切合法道路”。制宪议会的这个必然的修正案，正如1792年8月6日在一份提交给立法议会的请愿书中说的：“是在恐怖的支持下作出的”。